

清代史料筆記叢刊

簷曝雜記

〔清〕趙翼撰

竹葉亭雜記

〔清〕姚元之撰

中華書局

清代史料筆記叢刊
簾曝雜記

〔清〕趙翼撰

竹葉亭雜記

〔清〕姚元之撰

李解民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文字六〇三廠印刷

*

850×1168毫米1/32·10⁵/3印張·189千字

1982年5月第1版 1997年12月湖北第2次印刷

印數 18501—24500冊 定價：15.00元

ISBN 7-101-01748-7/K·806

簷
曝
雜
記

點校說明

簪曝雜記作者趙翼，字雲松，一作耘松，號甌北，常州府陽湖縣（今江蘇省武進縣）人，是清中期著名的史學家、文學家。他一生撰述繁富，據清嘉慶湛貽堂刊甌北全集，計有：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補遺一卷、咳餘叢考四十三卷、簪曝雜記六卷、續一卷、皇朝武功紀盛四卷、甌北詩鈔二十卷、甌北詩話十二卷、甌北文集五十三卷。另輯有成語一卷，收在江陰季氏叢刻。

趙翼生於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卒於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享年八十八歲。他出身貧寒，父親是個教書匠。其父去世後，十六歲的趙翼繼承父業，以教書來維持全家生計。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他進京寄寓工部尚書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劉統勳家中。次年中舉人，改館座師軍機大臣汪由敦。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任內閣中書，第二年任軍機章京，頗受大學士傅恒、汪由敦倚重。他曾先後四次扈從乾隆帝至木蘭狩獵。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成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充方略館纂修官，曾主持順天鄉試、武鄉試，還擔任過會試同考官。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冬，赴廣西任職，從而結束了他十七年的京城生活。趙翼出京後，歷任廣西鎮安府知府、廣東廣州府知府、貴州貴西兵備道，並在雲南參與過緬甸之役的軍務。乾隆三十七年（一

七七二)因廣州獄案被劾降級，趙翼以母年高乞歸鄉里。此後，除於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因台灣爆發林爽文起義受邀赴閩充任李侍堯幕僚外，他沒有再出仕爲官，一直居家致力於撰著。同時，在家鄉一帶講學，主揚州安定書院講習。趙翼有廣泛的社會閱歷，這使得簪曝雜記這部份量不大的筆記，具有相當充實的內容。

簪曝雜記卷一、卷二是作者在京城這段經歷的記錄。卷一主要記述朝廷政事。其中對於軍機處和木蘭圍獵的記述，令人矚目。雍正七年(一七三〇)正式設立軍機處，這是對清朝前期實行的內閣制的重大改革，權力表面上從內閣移到軍機處，實際上更加集中於皇帝一人之手，反映了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制度的進一步發展。作者本人在內閣、軍機處任職有年，所記之事多爲親身經歷、耳聞目睹，加之趙翼諳熟典章，擅長考據，能從歷史角度對魏以來封建中央權力機構變遷作較爲系統的考察，因此諸如軍機處、廷寄、軍機大臣同進見一些條目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素爲研究清史者所重。當時，清最高統治者每年都要舉行盛大的木蘭圍獵活動，這是一種進行大規模軍事演習的方法，同時也是一種控制西北少數民族上層、協調民族關係的手段。作者四次扈從乾隆帝木蘭行獵，因此本卷所載的這方面文字同樣是很可寶貴的歷史資料。我們從中不僅可以看到滿清皇帝與蒙古族上層人物的具體交往，而且可以窺見當時當地的宗教信仰、風俗人情、物產飲食、雜技武術等等。此外，本卷還記述了乾隆的理政、皇

子的教育、皇室的慶典以及清朝與俄羅斯的往來貿易關係等。卷二記了一些官僚文人的行蹟軼事，涉及的人多數是作者在京時交往過的師長僚友。對於科舉考試、官場宦海、軍務政事乃至京城社會風貌、奇聞異事，也都有所觸及。

卷三、卷四基本上是作者出仕廣西、雲南、廣東、貴州期間的經歷見聞。桂、滇、黔是我國西南少數民族集居的地區，這一帶的氣候水土、風光勝景、特產珍奇、習俗民情，兩卷中有比較具體的記錄。另外，廣東沿海水上船民的生活起居，海上同西方國家的貿易往來，外籍商民在澳門等地的居住情形，也寫得頗為生動。

卷五、卷六屬讀書筆記一類。從文字上看，不如前四卷記敘有緒、條理井然，似未經過整理。從內容上看，燕雜不精，五花八門，廣涉筆記野史、詩文書畫、對聯箴銘、方言謎語、文字遊戲、掌故典章、人物行蹟、遺聞瑣事、中醫偏方，不一而足。雖然可取之處不多，卻也不乏資興談助之功。其中對於明末清初人事變遷的一些考證，對研究明、清之際這一段歷史來說，也多少有點參考意義。

《簞曝雜記》非一時之作，可以說是趙翼一生零散筆記文字（包括一部份未加整理的草稿）的彙輯。從續的第一則「謝折」看，本書六卷在作者八十四歲之前已經成形，續一卷是此後的補附。何秋濤在北徵彙編中說「此書成於嘉慶庚午，先生年八十六矣」，大致是不错的。（按甌北

年譜嘉慶十五年庚午，先生年八十四，何所云「八十六」當係「八十四」之誤。

作者是一位封建文人，其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在本書中隨處可見。甚至有些在今天看來是非常荒唐的東西，如：民族偏見、封建迷信等，作者卻一再稱道。相信讀者在閱讀中會充分注意到這些的。

詹曝雜記收入湛貽堂甌北全集，於嘉慶、道光、光緒年間印刷過多次。這次整理，我們的工作重在標點。同時，對文字進行了必要的校正：原書中避諱字一律改回；對少數民族含有侮辱性的字一律改爲今天的正字，如「猓」、「獠」、「獠」改爲「保」、「瑶」、「僮」；還盡可能利用有關書籍資料補出原書的闕字，改正了一些錯字。爲便利讀者翻閱尋檢，我們編製了目錄置於卷首。卷五、卷六中不少條目原無小標題，我們一仍其舊，只出有標題的。本書在標點、校改中如有疏漏失當之處，敬祈讀者是正。

卷一

軍機處(一) 廷寄(三) 軍機大臣同進見(四) 軍機不與外臣交接(四) 軍機撰擬之速(五) 軍機直舍(六) 聖躬勤政(六) 聖學一(七) 聖學二(七) 聖射(八) 皇子讀書(八) 皇子善射(九) 慶典(九) 大戲(一二) 烟火(一二) 木蘭殺虎(一二) 跳駝擦腳雜戲(二三) 蒙古詐馬戲(二三) 犬斃虎(二四) 鷹兔(二四) 木蘭物產(二五) 蒙古食酪(二六) 蒙古尊奉喇嘛(二六) 黃教紅教(二七) 達瓦齊(二八) 黑水營之圍(二八) 俄羅斯(二九) 茶葉大黃(三〇) 回人繩伎(三一)

卷二

杭應龍先生(三三) 汪文端公(三三) 傅文忠公愛才(三四) 觀總憲愛才(三四) 大臣身後邀恩之例(三五) 辛巳殿試(三六) 殿試送卷頭(三九) 武闈(三九) 汪、劉二公文學(三〇) 劉文正公塞陽橋決口(三〇) 尹文端公肅清江南漕政(三一) 程文恭公遭遇(三一) 兩中鼎魁(三三) 相宅董仙翁(三三) 揣骨史瞎子(三三) 兼管部務(三四) 軍需各數(三五) 京官趨勢弔喪(三五) 鐘表(三六) 西洋千里鏡及樂器(三六) 梨園色藝(三七) 京師偷拐之技(三八) 狐祟(三九) 洪經略行狀(三九)

李太虛戲本(四〇) 徐健菴(四〇) 高士奇(四一) 王雲錦(四三)

卷三

粵西灘峽(四四) 鎮安民俗(四五) 鎮安水土(四五) 鎮安多虎(四六) 獨秀山黑

猿(四七) 樹海(四八) 肉桂(四八) 麵木酒樹(四九) 三七雞血簾(四九) 山羊、石

羊(五〇) 蛤蚧(五〇) 陰杪(五一) 邊郡風俗(五一) 西南土音相通(五二) 緬甸

之役(五三) 雲南天氣之暖(五四) 人變虎(五四) 象(五四) 碎蛇緬鈴(五五) 安

寧州溫泉(五六) 永昌府珍珠泉(五六) 響水塘瀑布(五七) 寶石碧霞洗(五七) 乩

仙(五八) 鎮安倉穀田照二事(五九) 榕巢(六〇)

卷四

廣東珠價(六一) 廣東蜃船(六二) 菱塘海盜(六三) 粵東沙田(六四) 西洋船(六五)

諸番(六五) 驢馬與人性相通(六六) 三界廟(六七) 黔粵人民(六八) 黔中保

俗(六八) 土例(六九) 滇黔民俗(六九) 苗保陋俗(七〇) 仕途豐饒頓異(七一)

湖南祝由科(七二) 肩輿牽纜(七三) 緬甸安南出銀(七三) 雲南鐵索橋(七四) 榕

樹黃果樹(七四) 甘肅少水(七五) 蝦蟆銜苞(七六) 甘省陋俗(七六) 逆回之

亂(七六) 洛陽橋(七七) 閩俗好勇(七八) 井水灌田(七九) 斷水禦海寇(七九)

(六一)

(四四)

河底古木灰(八〇)

卷五

僭刪朱子中庸首節章句(九四)

題席帽山人王逢梧溪集(九六)

河套(九六)

假印

大案(九八) 海盜來降(九八)

卷六

高名衡(一〇〇)

駱養性(一〇一)

王承恩(一〇二)

張家玉(一〇三)

湯若望、南懷仁(一〇三)

牛金星(一〇四)

洛陽伽藍記(一〇五)

庚申外史(一〇六)

綏寇紀畧(一〇八)

冒賑大

案(一二三)

銀杏樹(一二四)

頭有肉角(一二四)

八仙(一二五)

晏公廟(一二六)

大和

尚(一二六)

招安梁山濼榜文(一二六)

爛眼邊單方(一二二)

神效洗眼方(一二三)

桑葉洗

眼方(一二三)

續

欽賞三品職銜准重赴鹿鳴宴謝摺(一二六)

跋吳氏三老圖(一二八)

老境(一二八)

妖民

吸精髓(一二九)

書史印曾死孝事(一二九)

書劉慕陔綿州救難民事(一二〇)

西山煤(一二二)

簷曝雜記卷一

軍機處

軍機處，本內閣之分局。國初承前明舊制，機務出納悉關內閣，其軍事付議政王大臣議奏。康熙中，諭旨或有令南書房翰林撰擬，是時南書房最爲親切地，如唐翰林學士掌內制也。雍正年間，用兵西北兩路，以內閣在太和門外，僣直者多，慮漏泄事機，始設軍需房於隆宗門內，選內閣中書之謹密者人直繕寫。後名「軍機處」。地近宮庭，便於宣召。爲軍機大臣者，皆親臣重臣。於是承旨出政，皆在於此矣。直廬初僅板屋數間，今上特命改建瓦屋。然擬旨猶軍機大臣之事。先是世宗憲皇帝時，皆桐城張文和公廷玉爲之。今上初年，文和以汪文端公由敦長於文學，特薦人以代其勞。乾隆十二、三年間金川用兵，皆文端筆也。國書則有舒文襄赫德及大司馬班公第，蒙古文則有理藩院納公延泰，皆任屬草之役。迨傅文忠公恆領揆席，滿司員欲藉爲見才營進地，文忠始稍假之，其始不過短幅片紙，後則無一非司員所擬矣。文端見滿司員如此，而漢文猶必自己出，嫌於攬持，乃亦聽司員代擬。相沿日久，遂爲軍機司員之專職，雖上亦知司

員所爲。其司員亦不必皆由內閣入，凡部院之能事者皆得進焉，而員數且數倍於昔。此軍機前後不同之故事也。

按出納詔命，魏以來皆屬中書，故六朝時中書令極貴，必以重臣爲之。而中書令官尊，不常親奏事，多令中書舍人人奏，於是中書舍人亦最爲權要地。唐初猶然，高宗時始分其職於北門學士，玄宗時又移於翰林學士，於是中書門下之權稍輕。迨唐中葉以後，宦者操國柄，設爲樞密使之職，生殺予奪皆由此出，而學士及中書俱承其下流，是以樞密一官極爲權要。昭宗時大誅宦官，宮中無復奄寺，始命蔣玄暉爲之，此樞密移於朝臣之始。地居要津，人所競羨，故宣徽使孔循欲得其處，輒譖玄暉於朱全忠而殺之。朱梁改爲崇政院，以敬翔爲使。後唐復名樞密，以郭崇韜爲使。明宗時安重誨爲使。晉高祖以樞密使劉處尚不稱職，乃廢此職，歸其印於中書，而樞密院學士亦廢。出帝時桑維翰復之，再爲樞密使。周世宗時王朴爲之。是五代時之樞密院，卽六朝之中書，其於唐則國初之中書、中葉之學士、末季之樞密合而爲一者也。至宋，金則樞密使專掌兵事，與宰相分職，當時謂之兩府，而他機務不與焉。元時軍國事皆歸中書省。明太祖誅胡惟庸後，廢中書省不設，令六部各奏事，由是事權盡歸宸斷。然一日萬機，登記撰錄，不能不設官掌其事，故永樂中遂有內閣之設，批答本章，撰擬諭旨，漸復中書省之舊。其後天子與閣臣不常見，有所諭，則命

內監先寫事目，付閣撰文。於是宮內有所謂秉筆太監者，其權遂在內閣之上，與唐之樞密院無異矣。本朝則宣寺不得與政。世祖章皇帝親政之初，卽日至票本房，使大學士在御前票擬。康熙中雖有南書房擬旨之例，而機事仍屬內閣。雍正以來，本章歸內閣，機務及用兵皆軍機大臣承旨。天子無日不與大臣相見，無論宣寺不得參，卽承旨諸大臣，亦祇供傳述繕撰，而不能稍有贊畫於其間也。按五代、宋、金樞密院，皆有學士供草制。今軍機司員，亦猶是時之樞密院

學士。

廷寄

軍機處有廷寄諭旨。凡機事慮漏泄不便發抄者，則軍機大臣面承後撰擬進呈，發出卽封入紙函，用辦理軍機處銀印鈐之，交兵部加封，發驛馳遞。其遲速，皆由軍機司員判明於函外。曰馬上飛遞者，不過日行三百里。有緊急則另判日行里數，或四、五百里，或六百里，并有六百里加快者。卽此一事，已爲前代所未有。機事必頒發而後由部行文，則已傳播人口，且驛遞遲緩，探事者可僱捷足先驛遞而到，自有廷寄之例，始密且速矣。此例自雍正年間始，其格式乃張文和所奏定也。軍機印存大內，需用則請出，用畢卽繳進。自用兵以來，軍報旁午，日或數起，難於屢請屢繳。故每請印出，則鈐就封函數百，以便隨時取用。而封函無專員收掌，不免狼籍遺

失，宜專派一員登記月日、數目，庶更爲慎重。

軍機大臣同進見

軍機大臣同進見，自傅文忠公始。上初年，惟訥公親一人承旨。訥公能強記，而不甚通文義，每傳一旨，令汪文端撰擬。訥公惟恐不得當，輒令再撰，有屢易而仍用初稿者。一稿甫定，又傳一旨，改易亦如之。文端頗苦之，然不敢較也。時傅文忠在旁竊不平。迨平金川歸，首揆席，則自陳不能多識，恐有遺忘，乞令軍機諸大臣同進見。於是遂爲例。諸臣既感和衷之雅，而文忠實亦稍釋獨記之勞。然上眷倚有加，每日晚膳後閱內閣本章畢，有所商確，又獨召文忠進見，時謂之晚面云。

軍機不與外臣交接

往時，軍機大臣罕有與督撫外吏相接者。前輩嘗言張文和公在雍正年間最承寵眷，然門無竿牘，餽禮有價值百金者輒卻之。訥公親當今上初年，亦最蒙眷遇。然其人雖苛刻，而門庭峻絕，無有能干以私者。余入軍機，已不及見二公。時傅文忠爲首揆，頗和易近情矣，然外吏莫能登其門，督撫皆平交，不特爲奧援也。余在汪文端第，凡書牘多爲作答，見湖撫陳文恭伴函不

過僮錦二端。閩撫潘敏惠，公同年也，餽節亦不過葛紗而已。至軍機司員，更莫有過而問者。閩督楊某被劾入京，人各送幣數事，值三十餘金。顧北墅雲入直，詫爲異事，謂：「生平未嘗見此重餽也。」王漱田日杏所識外吏稍多，扈從南巡，途次間有贈遺，歸裝剩百金，過端午節充然有餘，輒沾沾誇於同列。是時風氣如此。

軍機非特不與外吏接也，卽在京部院官亦少往還。余初入時，見前輩馬少京兆環嘗正襟危坐，有部院官立階前，輒拒之曰：「此機密地，非公等所宜至也。」同直中有與部院官交語者，更面斥不少假，被斥者不敢置一詞云。

軍機撰擬之速

軍機撰述諭旨，向例撰定後於次日進呈。自西陲用兵，軍報至輒遞入，所述旨亦隨撰隨進。或巡幸在途，馬上降旨，傳文忠面奉後，使軍機司員歇馬撰繕，馳至頓宿之行營進奏，原不爲遲也。然此營至彼營七、八十里，必半日方到，而兩營之間尚有一尖營，以備聖駕中途小憩者，國語謂之烏墩。司員欲誇捷，遂倉猝繕就，急飛馳至烏墩進奏，名曰趕烏墩。斯固敏速集事，然限於晷刻，究不能曲盡事理，每煩御筆改定云。

軍機直舍

余直軍機時，直舍即在軍機大臣直廬之西，僅屋一間半，又逼近隆宗門之牆，故窄且暗。後遷於對面北向之屋五間，與滿洲司員同直，則余已改官不復入直矣。扈從木蘭時，戎帳中無几案，率伏地起草，或以奏事黃匣作書案，而懸腕書之。夜無燈檠，惟以鐵絲燈籠作座，置燈盤其上，映以作字，偶絮拂，輒蠟淚污滿身。非特戎帳中爲然，木蘭外有行宮處，直房亦如此，惟多一木榻耳。余歸田後，歲庚子上南巡。余恭迎於宿遷，見行宮之軍機房明牕淨几、華裯繡毯，當筆者倚隱囊欹而坐，頗願盼自雄，余不覺爽然失也。

聖躬勤政

上每晨起必以卯刻，長夏時天已向明，至冬月纔五更盡也。時同直軍機者十餘人，每夕留一人宿直舍。又恐詰朝猝有事，非一人所了，則每日輪一人早入相助，謂之早班，率以五鼓入。平時不知聖躬起居，自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後，上自寢宮出，每過一門必鳴爆竹一聲。余輩在直舍，遙聞爆竹聲自遠漸近，則知聖駕已至乾清宮，計是時，尚須燃燭寸許始天明也。余輩十餘人，閱五、六日輪一早班，已覺勞苦，孰知上日日如此，然此猶尋常無事時耳。當西陲用兵，有

軍報至，雖夜半亦必親覽，趣召軍機大臣指示機宜，動千百言。余時撰擬，自起草至作楷進呈或需一、二時，上猶披衣待也。

聖學一

上聖學高深，才思敏贍，爲古今所未有。御製詩文如神龍行空，瞬息萬里。平伊犁所撰告成太學碑文，屬草不過五刻，成數千言。讀者想見神動天隨光景，真天下之奇作也。尋常碑記之類，亦有命汪文端具草者，文端以屬余。余悉意結構，既成，文端又斟酌盡善。及進呈，御筆刪改，往往有十數語只用一、二語易之，轉覺爽勁者，非親見斧削之迹，不知聖學之真不可及也。

聖學二

上每晨起，卽進膳。膳後，閱部院所奏事及各督撫摺子畢，以次召見諸大臣，或一人獨見，或數人同見，日必四、五起。最後見軍機大臣，指示機務訖，有銓選之文武官，則吏、兵二部各以其員引見。見畢，日加已，皆燕閒時矣。或作書，或作畫，而詩尤爲常課，日必數首，皆用硃筆作草，令內監持出，付軍機大臣之有文學者，用摺紙楷書之，謂之詩片。遇有引用故事，而御筆令註之者，則諸大臣歸遍繙書籍，或數日始得，有終不得者，上亦弗怪也。余處從木蘭時，讀御製